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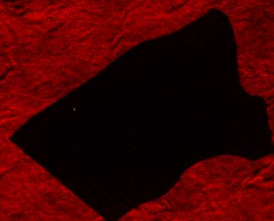
大跃进

第一部

温靖邦 著

昨夜江边春水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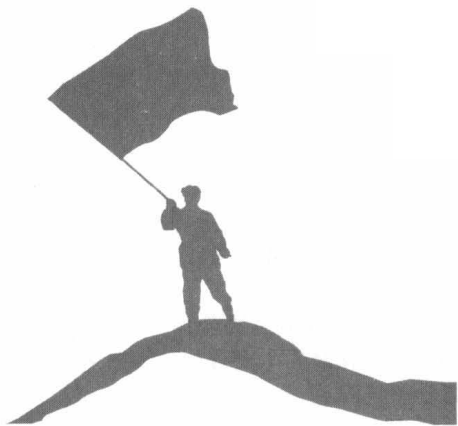
朦朧巨舰一毛轻



大跃进

二 第一部 二

温靖邦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逐鹿：全三部 / 温靖邦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7-5360-8875-7

I. ①大… II. ①温…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9342号

出 版 人：肖延兵
策划编辑：孙 虹
责任编辑：夏显夫
技术编辑：凌春梅
封面设计：刘红刚

书 名	大逐鹿 DA ZHU L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62 3插页
字 数	1,200,000字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8.00元(全三部)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引子

“偶然”，是人类辞典中最为诡异的一个词。它大多数时候都显得无足轻重，容易为人忽视；然而有时候却又十分重要，说不定会改变我们的人生，甚至改变大历史的进程。

数千年来，有多少发生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戏剧性变故导致的那些个后果，不能不让人们惊诧地感叹，原来那看似强大无比的历史王爷有时竟会受到“偶然”这个小瘪三的掌控，当其徘徊原地前瞻后顾，或正向着某一方向移动时，某个“偶然”的出现往往会使它突然偏离原先的轨道，而发生始料不及的进退，甚或急转直下。

然则那个“偶然”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来自何处？为什么具有那么巨大的力量？似乎没有人能够索解明白。人们只知道它有时显示出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基或者露头于一定的根茎；有时又完全无迹可寻，没有任何先兆，来无影去无踪，稍纵即逝。难怪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要狡狴地告诉读者他只耽迷于“偶然”，自豪地宣称他一生只研究“偶然”。

当然，从理论上说，任何“偶然”无不来源于“必然”。没有“必然”做沃土，“偶然”的枝叶是长不出来的；换言之，“偶然”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推手，那就是“必然”。

尽管如此，“偶然”的作用仍不容小觑。我们姑且把“必然”比作燃料，把“偶然”比作火媒；倘没有后者，前者不过是一堆没有生命的炭块或油料而已。

吃透了“偶然”，便参透了人生乃至宇宙最深处的秘密。

难怪巴尔扎克那么沉迷于“偶然”。

我们由是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理论大师们无不断言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①必将名垂千古了。

① 巴氏全部作品的总标题。

目★录



|| 第一部 ||

昨夜江边春水绿，艨艟巨舰一毛轻

第一章	1
第二章	23
第三章	44
第四章	67
第五章	86
第六章	108
第七章	130
第八章	156
第九章	178
第十章	203
第十一章	219
第十二章	237
第十三章	257
第十四章	276
第十五章	299

第一章

—

国共两党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被一些个“偶然”决定了。

庆祝抗战胜利的最后一枚鞭炮的响声刚一消散，国共两党的对峙便水落石出般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全国老百姓用无限担忧的目光关注着他们。这样的目光太早地取代了抗战胜利的喜悦。

谁都明白，对峙的尽头不能不是战争。

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对峙？

战争的灾难怎样才能避免？

无数充满忧患的疑问涌上了中国人民的心头。

当时一位中立者的话不无道理：通过和平谈判也就是互相让步达至民主宪政，给予共产党相当的权力与生存空间，则对峙自消，卖刀买牛的局面也许可望形成。

当然，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也有，那就是战争；也就是戴传贤这位国民党首席理论家说的“长痛莫如短痛”。

这样的结果是彻底消灭对峙的一方，同时耗费掉大量的民族元气。

清末以降，中国战乱不断；八年抗战付出的牺牲尤为惨重。人心思治，厌恶刀兵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情绪。所以，和平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共同的愿望；也是羽毛远未丰满，冀能获得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治疗创伤的中共的诉求；据说蒋介石本人及其部分僚属也觉得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堪谓兵连祸接，伤及民族本元太深，主张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再来解决“赤祸”问题。即使在日皇裕仁宣布投降那段时间，尽管蒋介石下令迅速抢先接管敌伪占领区，禁止共产党染指受降，以及因此引发了局部冲突，和平在那时的中国依然是主调，全民族合作的曙光似亦未被乌云完全遮挡。

孰料，隐藏在曙光背后的阴影，一些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将局部的乌云扩张成遮天蔽日之势，从而彻底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命运。

两党的命运，如上所述，抗战胜利后本来有另一条道路可走，从而形成另一种历史格局：比如合作组府。即使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次之，史料显示当时后者也能勉为其难。毛泽东甚至已经在打算派人到距离南京较近的淮阴去设置办公机构，以便去国民政府开会方便一些。一旦合作达成，天长日久，也许历史的发展

要平和得多；可惜的是一些“偶然”事件推动了两党迅速决裂，战争顷刻发生，历史被“偶然”这个吊诡的东西推着过早地起程而且飞速发展了。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偶然”呢？

其中有两件与女人有关。

蒋介石的至交与重臣戴传贤是众所周知的风流政客，红颜知己不计其数。我们不必替他盘点，只说一说与所谓“偶然”有瓜葛的一位绝色女子。

另一位与此有关的是戴笠殚精竭虑追求到手的影星胡蝶。

我们的故事就从他们开始吧。

一辆黑壳福特小轿车满载着戴笠的种种愿望，驶出俗称神仙洞的重庆枇杷山正街七十二号戴公馆，向白市驿机场开去。

在那些大部分由抗战胜利催生出来的种种愿望里，戴笠最期待的有两个：

一个是国民政府正紧张筹划中的对日伪政权、军权、财权以及汉奸私产的接收。

他明白必须在政府和军方的大佬们议而未决之际抢占先机，把最有价值的一切尽收囊中。这对于军统以及他戴某人个人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个年轻人楚乃超就是奉他命令去办此事的。但是军统当时尚未取得蒋介石同意，一切暂时还不得不秘密进行。一边由楚乃超秘赴上海抢先将有价值的房子、汽车、金库、物资库贴上封条，不显山不露水就把所有权先行定格了；同时暗中着手组建庞大的接收队伍，待蒋介石首肯之后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向上海实施接收。这是毛人凤给他出的好主意。一会儿从飞机场返回，他就要去官邸说服蒋介石把这个肥差交由军统去办。

另一个是坐在他身旁的胡蝶的上海之行。

他本来的考虑是让胡蝶缓几天跟他一起去上海。他担心一个女人孤身深入那个目下秩序极为混乱的地方不安全，当然也有不愿与美人别离太久的隐衷。不料胡蝶还没听完他喋喋不休的劝说，登时就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发起了脾气，声称若不能马上飞赴上海，那就永远不挪动了，一辈子待在这个倒霉的山城好了。戴笠只好赶紧改口，同意她先走一步；然后又婆婆妈妈地反复叮咛到了上海，先找潘有声把离婚协议签了，过几天他到上海就宣布结婚。自从两年多前追求胡蝶成功，他对胡蝶就一直小心侍候，生怕惹她不高兴，偶有分歧也总是以戴笠的让步刹尾。

谁都知道戴笠可不是尊重妇女的好男人。与胡蝶同居之前，戴笠玩女人而不把女人当人那可是出了名的。为什么一与胡蝶同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个十分驯顺温柔的小男人？甚至把个胡蝶当成了第二个蒋校长供在家里？此中自然有很多不为世人所知的曲折原委，容待后叙“个中”隐情。

那么胡蝶急于去上海又是为了什么？当然不是急于要去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那只不过是一件顺便的事；她主要是急于去上海组建电影拍摄班子，尽快投拍酝酿了多年的故事大片《儿女风尘记》。这个将由她编导并主演的作品主要是讲一个少女在抗战时期与亲人的离乱遭际。

她多次向戴笠讲过故事梗概，也多次慨叹过拍摄区域将遍及大江南北。让她担忧的是北边很多必须拍摄的外景地是共产党根据地，十分不方便甚至不安全。

戴笠教她莫愁，为了她的这个计划，他一定力劝委员长早日重启戡乱，荡平共区。可以预言不久以后她就能充分自由地在大江南北拍片了。

她当时严肃地指着他的鼻尖告诫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别不是吹牛吧？

他也严肃起来，拍拍自己的胸口要她放宽心，戴某人既然做了承诺，那就一定会有办法说服蒋委员长的。

戴笠虽然这样夸下了海口，可也知道那位被十年内战、八年抗战闹得心力交瘁的蒋委员长近来总是感叹再也不想打仗了，谁知道会不会同意马上就再次大规模兴兵呢？这件事成了戴笠的一个心结。

汽车开到白市驿机场。

哨卡上前查问。

司机证件也没出示，只懒懒说了一声军统的，对方就骇然而退道歉不迭。

汽车一路开进大门，绕过候车厅，驶入停机坪。又在机场人员指引下抵达准备起飞的飞机下面。

大家陆续下车。

司机协助机场人员将胡蝶的大箱小包行李从汽车上取出，送上飞机。

戴笠叮咛楚乃超，一路好好伺候胡蝶小姐；又小声吩咐，浙江淳安那边忠义救国军昨天挑选了十多名武装同志去上海，归他调遣，名义可以叫作军委会接收先遣组。今天他们会在上海机场迎候。明天就须开展工作，已电令周佛海全力协助。

大汉奸周佛海在半年前日本败象已彰时秘密“回归”国府，系由军统牵线搭桥，戴笠对之有再造之恩，所以戴笠的任何指示对他不啻为圣旨。

直到飞机滑离跑道升上天空，戴笠才钻进汽车。他眉宇间有一缕怅然若失。对司机咕噜了一句回城里去吧，旋又补了一句直接去委员长官邸。

车子当然并不能直接开抵林园^①大门，而是在二十多公尺外的雀园停下了。

这座名叫雀园的花园别墅规模比林园小得多也陈旧得多，过去是四川军阀刘成勋的产业，现在是侍卫长俞济时的办公处；而林园则是国府西迁重庆时蒋介石

^① 蒋介石官邸之一。

下令为国府主席林森建立的主席府，林森仙去后就成了蒋介石的官邸。

闻声出来的副官把戴笠领到俞济时办公室。

俞济时满脸堆着抱歉的笑，不断说对不起得很，恐怕要劳雨农兄稍候一会儿了。

戴笠愕然，意识到一定是俞济时卖私情安排另外的什么人僭了先。便苦笑了一下，抱怨地说，你老兄今天早上在电话里不是告诉我已经安排好了校长上午十点钟接见我吗？我按时来了，老兄请看墙上的钟：九点五十分。

俞济时一边伸出两手把他虚扶到沙发旁落座，一边大声吩咐给戴局长上茶。然后故意压低声音解释，半个小时前戴传贤来了。雨农兄知道，这些大佬是不用预约也不用通报的，兄弟岂敢挡驾呀。

这个当然是不以俞济时意志为转移的。

戴笠点了点头，赔笑说错怪培良^①兄了。心里颇为刚才的态度后悔。因为确实怪不着俞济时；再者俞某人不仅不能得罪，还必须邀好才是。以前在王世和、宣铁吾担任侍卫长时，这个职务是隶属于侍从室第一处的，军衔也只是上校。抗战后期，侍从室由原先的两个处扩为三个处；侍卫室也从第一处独立出来，侍卫长的地位无形间提高了，俞济时以中将衔出任侍卫长从而成为实际上的天子近臣。

戴笠在不能得罪的人面前总是很讲究细节的。他明白等候蒋介石传见或许是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在这里打搅俞济时，推说昨夜没睡好，希望有个地方打个盹儿。

俞济时微微一笑，大声吩咐副官把戴局长请到客房休息，好好伺候；旋又轻拍了一下戴笠的肩，教他放心睡，一会儿戴传贤出来一定及时来请他。

戴传贤在蒋介石办公室刚刚落座，正欲开口说事，却被蒋介石占了先。

“季陶^②，你来了，正好，我有事和你商量呢！”

戴传贤有不少政论专著行世；著名的言论“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就是他的理论基础。坊间称其为国民党意识形态教父实不为过，由他担任选拔干部的考试院院长也算是名实相归。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已经是蒋介石的主要智囊了，每一个历史阶段蒋介石的重要政治举措背后几乎都晃动着戴传贤的影子；尽管蒋介石喜欢乾纲独断，但在拿定主意之前总喜欢听听戴传贤的意见，愿意与之进行深入探讨。戴传贤是元老重臣中唯一敢与对蒋介石面折廷争的人。这除了耿耿忠心之外，也有赖于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① 俞济时字培良。

^② 戴传贤字季陶。

两人的私谊，可以追溯到日本留学时期。蒋介石次子纬国的出生之秘也使他们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甚至可以说深不可测。戴传贤小蒋介石三岁，这年（1945年）五十六岁了。年轻时美丰仪、儒雅倜傥；而今虽然年近垂暮，头发花白稀薄，疾病丛生，已不容再近风月了，但举手投足依然可以让人遥忆当年的风光。

蒋介石边说话边离开办公桌，移步到戴传贤落座的长沙发那里，坐到斜对面的单人沙发上。

秘书进来给戴传贤上茶，赶快又将办公桌上蒋介石的白开水端过来，这才悄然退出并掩上门。

蒋介石告诉戴传贤，孔祥熙和宋子文分别向他报告，接收沦陷区的同时，法币与伪币的兑换必须尽快进行。抗战期间国府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受市场机制约束仅为一比一；现在为了彰显胜利，也是为了打击那些八年来在沦陷区支持敌伪经济的无良工商业主，以及奖励随国府迁到大后方的爱国企业家，政府应该给出体现爱国主义的兑换标准，加大兑换率。孔祥熙主张一元法币兑换二百元伪币；宋子文颇有异议，他认为伪币的持有者也包含沦陷区普通老百姓，不可殃及池鱼太甚，还是温和一点，一比五十似乎妥当一些。

“季陶，你以为如何？”蒋介石说罢喝了一口白开水，瞅着戴传贤。

戴传贤一时给懵住了。他是个自诩清高的学者型政治家，又是个自以为在佛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大居士，不大关心他认为不过是柴米油盐这种俗不可耐的区区小事，所以从来就思不及斯，更不会料及竟会有人拿这样的“尘秽”来“问道”于他。如若是别的人，他定会闭目不睬；但垂询者乃蒋介石，他就不能不有所思索了。只是思而索之良久，自度实在不懂金融，怎么作答呢？只在倏忽间不自觉地游离了佛性与清雅的禀赋而下意识地联想到自己的薪俸与存款，若照孔、宋的意见实施，岂不一下子涨了两百倍，最不济也涨五十倍了么？如此岂不快哉！至于遭受池鱼之殃的沦陷区小老百姓那就完全不是他思索的范围了。于是将眉头作深锁状，然后做出谋而后定的样子肃然道：

“宋院长的意见是不是……太温和了？”宋子文刚刚取代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后者则改任财政部长了。“我看孔部长的高见可取，这个是……二百比一，甚好嘛！要让老百姓明白，追随国府与不追随国府是大有区别的！”

蒋介石想了想，轻轻点了一下头。把金融问题一下子提升到政治的高度，而且不无告诫意味，他觉得这就是戴传贤高人一筹之处。

戴传贤却怕他会沿着这个话题往深里谈或者又扯出另外一个什么话题来，干扰了自己今天要谈的事，赶紧说：

“我有一件比币值比率更重要的事要向您禀报！”

“啊？”对他忽然改换话题，蒋介石略感意外，皱眉瞅着他，“什么事这么着

急呀？说吧。”

戴传贤要说的事，与一个俏丽的女人有关。

这个女人与他的相识以及后来的相交，都不能摆脱一个词——犯险。这里所说的犯险，不仅是戴传贤一己之身，也指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国民党政权。“个中”因由一时难以尽述，现在且说一说他们那不无兆示意味的相识吧。

一年前的一天下午，戴传贤在国府开完会，拖着疲惫的腿脚在副官伺候下钻进座车。对司机只咕噜了两个字：回家。便闭上双目，数起了手里的佛珠来。

重庆是山城，有一些段落的街道免不了上坡下坎。他的公馆在城外，不仅全是坡坡坎坎，急转弯的险道也不在少数。汽车经过一个叫黄桷垭的路段时，司机猛然刹住了车，惊得他两眼一睁，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车头与迎面急转弯而来的一辆军用吉普撞上了，车头左端凹下去一大片，所幸无人受伤。

副官见戴传贤无恙，放了大半的心。怒冲冲跳下车，边呵斥边诘问是哪个单位的车。

几乎与副官的动作同时，吉普司机也跳下车来——是个军服笔挺的女人，从领章上看是中尉军衔。那女军官看来是个不肯逊让的主，也指着副官大声呵斥，反诘副官是哪个单位的。

副官从未见过这样不晓事的家伙，禁不住冷笑了一下，威胁地用大拇指向自己脑后晃动两下，问她知道是谁的车吗？告诉你吧，考试院戴院长的车！我看你不是吃了豹子胆而是吃了天雷胆吧。

车内的戴院长听不清争吵的内容，摇下玻璃窗，探头向外打量。见那女人不过二十出头年纪，军帽下压着齐耳的短发，脸蛋十分俏丽；身材中等，不算丰盈，却也起伏有致。戴院长略一踌躇，推门下车去。

那女孩已被副官给吓懵了，一张小脸由红转青，哑然无语。戴传贤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一张鹅蛋形脸蛋，算不得白，其上薄雾般若有若无地漂浮着一抹少女茸毛；脸上的小鼻子小嘴巴煞是精致，它们相互之间的比例以及在脸上所处的位置都恰到好处；最吸引他的是匀匀淡淡的双眉下那一对毛嘟嘟的大眼睛，顾盼之间很像他当年那位日本情人美智子的眼风；更奇巧的是左眼角边有一粒红痣，其位置、其大小、其色度都与美智子一般无二。这就注定了这位曾决心收束猿马之心的风流大员心里不可能不重起波澜了。

他挥退了副官，和颜悦色地问女军官伤着哪里没有？边问边关切地上下打量。

女军官这才回过神来。赶紧立正敬礼，报告长官，部下没伤着；长官伤着哪里了吗？部下闯大祸了，部下真该死。

戴传贤呵呵大笑，言重了言重了，大家都没伤着嘛，何祸之有？

女军官绷得快断了神经这才松弛下来，暗暗吁了一口长气。羞怯地微笑着

回答，毕竟惊着了长官嘛。

女军官这一笑，让戴传贤窥见一排整齐洁白的米牙。不由得心里又是一颤，暗暗惊叹，简直就是美智子的翻版啊！

吉普的车头损坏较微，戴传贤问女军官可不可以劳烦她送他回家；让司机设法将他的座车弄回城里修理去。女军官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立刻高兴地表示愿为长官效劳。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女军官名叫孟淑贤，参谋总部的文员，山东人，鲁南一个名叫孟庄的乡下女子。其父孟国栋是地方上的名绅，家有良田千亩，城里还开着几家商铺。不久这位孟国栋老先生将离开故土亡命重庆，向朝野号呼泣血控诉共产党滔天大罪，要求政府申罪致讨。正在哀告无门时，察觉女儿与戴传贤的关系，喜出望外，不顾一向视为身家性命的礼义廉耻之碍，企图通过女儿去影响中央大员从而影响政府。这看似虚妄之念，后来的事实说明的确有所收获，至少对戴传贤的影响获得了成功。

二

“委员长千万不要以为传贤是在危言耸听！眼下尽管举国欢呼抗战胜利，实际上当前的政局并不乐观，比诸当年日寇入侵险恶百倍！”

戴传贤，长方脸，头发虽因年龄关系越来越稀疏灰白，而面庞依然可窥年轻时候的英俊风采：一双剑眉下是仿佛常含笑意的丹凤眼；挺直的鼻梁下那厚实的嘴唇一旦紧闭，则在鼻翼两端与嘴角相连的两道鼻沟的映衬下显得笑意常驻。就是这么一张自然生就的笑脸，此刻却如煤炭般生硬，关公式的丹凤眼变成了张飞的环眼，熠熠闪射严峻的光芒。多年都十分信赖他的蒋介石见状也不由得正襟动容，注意听他的下文。然而戴传贤并没有马上袒示他所谓“险恶政局”，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刚才还瞪得溜圆的环眼恢复成平常的丹凤眼，而且还刻意微微眯着，其间透出似笑非笑的神情，轻言细语地诘问起蒋介石来。

“我听说委员长要与共产党商谈联合组府？”

蒋介石何等聪明的人，愣了一下，旋即省悟地哦了一声，神经顿时松弛下来。明白了所谓“险恶政局”是什么意思了，也明白了戴传贤想要表达什么了。俯身徐徐端起面前矮足长几上的白开水，呷了一口，这才说：

“剿共十年，抗战八年，连续打了十八年的仗，这个是……朝野对和平建国呼声很高呀！我想是不是休养生息几年再说？过个五年六年，经济有所恢复，完成了增练两百个美械师的计划，加上现有的两百多个陆军师，要做什么还不就

像……秋风扫落叶那样容易吗?! 前几天子文和哲生^①和我谈, 也是这个意见。”

蒋介石心中的这个算盘, 戴传贤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不禁微微冷笑, 也不马上说话, 端起面前的茶杯, 以惯常的优雅姿态略品了一下。蒋介石也视着他, 皱了皱眉头。

“季陶兄另有什么高见吗?”

“委员长, 你知道, 这并非龟兔赛跑, 我们固然会有所发展, 共产党的发展更不容小觑! 抗战前夕我们把他们的一万多残兵败将追到了陕北, 抗战八年他们发展成了什么样? 苏北大部、皖北一部、山东大部、华北将近一半以及陕北, 都被他们收入囊中, 这些区域的总人口接近一个亿! 可以说共产党已经有了很不错的的发展基地, 假以时日, 他们现有的九十多万正规军就会发展成两百万、三百万; 装备也会在苏俄暗中支持下大大改善。那个时候再要去谈论剿共, 恐怕就艰难了!”

蒋介石默然, 眉宇间浮起一抹淡淡的忧郁。戴传贤道破的这个事实, 也是他的隐忧。他也曾想过马上用兵。一则抗战以来国军大部分退守西南一隅, 投送少量兵力抢先接收日伪占领区尚能应付, 要将大军输送到那里与共军开战, 那是需要大量金钱和时间的; 而且纵有足够资金, 没有美国提供大批飞机、汽车、轮船也是办不到的。这是他的纠结所在, 也是他考虑对共产党缓图的主要原因。

见蒋介石不开腔, 戴传贤看出已然击中了心病。于是趁热打铁, 道出了蒋介石更害怕的一些情况来。

“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完全是一纸空文, 万万信不得! 不是吗, 墨迹未干, 共产党已经开始往东北派遣武装人员了, 苏军暗中接应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还把缴获的日械、从沈阳长春拆卸的重工业设备全部运到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屯放在那里干什么? 是不是为共军准备的? 其实不用等待以后的事实作答, 现在就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 长期躲在苏俄境内的共匪抗联高官周保中、李兆麟, 还有在苏联上学的刘亚楼, 已经裹胁数千穿着苏军制服的赤色抗联部队越过中苏边界随苏军进入满洲, 分别到了哈尔滨、大连, 被苏军委为各地的市长或警备司令; 盘踞热辽边境的共匪李运昌部最近也大摇大摆出了山海关。会不会有更多的共军进入东北? 这个就不必怀疑了!”

这些情况蒋介石不是不了解, 而是一旦正视就忧心如焚, 寝食难安, 所以平时就下意识地不去碰触它, 这样才勉强可以睡个安稳觉。

戴传贤见他双眉深锁, 苦思不语, 明白说辞的效力正在发酵, 便继续说:

“短短的一两个月间, 苏皖、山东盘踞的华东共军抢占日伪地盘, 杜绝国军接

^① 宋子文、孙科, 后者字哲生。

收，实力迅速坐大，地盘成倍拓展；还有聂荣臻的晋察冀，加上刘伯承的晋冀鲁豫赤区，地盘既大，两部总兵力也近三十万；更危险的是大别山内外的郑位三、李先念部，原本实力很小，去年毛泽东从南边调去王震部队，从北边也调去近万人之后，而今正规军已超过五万。这显而易见是毛泽东的狡诈布局！他图谋何在？哼，其志不小啊！郑位三、李先念背靠大别山，进可以威胁宁沪以及我江浙财赋所出之地，退则可以绾毂中原，岂只芒刺在背，实乃心腹大患啊！可以断言，如果再纵容共产党三五年，必会像瘟疫般传染全国，那时候就不是我们剿办他们，而是他们‘问鼎之大小轻重焉’了！”

戴传贤说罢，乜视了蒋介石一眼，觉得应该让他消化一下，便暂时住了口。款款端起茶杯，认真品了一口，咂巴两下嘴巴，感到那绿里微黄的茶汤略涩而甘，这么好的口感一定是上等的碧螺春。

蒋介石沉思了一会儿，掠了一眼对方，说：“我何尝没有这种担忧！只是我们的军队大部分在西南，需要时间呀；而且老百姓呼吁和平之声很高，如果轻启衅端，恐怕会尽失民心的！”

戴传贤略一思索，说：“委员长不是已经电邀毛泽东来渝‘共商国是’了吗？不妨将计就计，借商谈来掩藏锋镝；一方面加紧催促美国人协助我们运送兵力。以他们的投送能力，三五个月之间完成不是问题。另外，民心向背更不足虑！”

蒋介石稍有些惊讶，狐疑地睁大眼睛瞧着他。“不对吧？你看各地舆论都在高谈和平建国的调子；陪都以民盟为首的几个小党派鼓噪更厉害，似乎谁要商谈一下戡乱整肃，谁就是乱臣贼子一样！娘希……”他把最后一个“匹”字忍下了。

戴传贤打了几个哈哈，又摇了摇头。“那不过是少数‘左倾’分子、文化人而已。他们手里有报纸有笔杆子，掌控了部分舆论，奢谈民意，其所表达的不过是他们一小撮人一己之私而已，哪里代表得了全国老百姓呢？”

蒋介石觉得此话有些道理，轻轻点了一下头；转念又觉得似乎不无偏颇，又轻轻摇了一下头，颤动了一下嘴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为好。

戴传贤一副理足词雄的神情，大策士般伸出一只食指虚指了指，说：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赤区老百姓苦赤祸久矣^①，盼望政府之切丝毫不亚于沦陷区百姓之盼望中央！”

这话尽管蒋介石不敢完全相信，却也极大地满足了自尊心，露出了既高兴又含着疑问的一种复合型笑容。旋又想要追问个究竟，却又不知从何问起，出口后变成了他惯常当助词用的半个短语“这个是，这个是……”

戴传贤比任何人都读得懂他这位仁兄的表情。马上说：

^① 语出《史记·陈涉世家》，此处为戴传贤篡改套用。

“我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

所谓“充分根据”，就是孟淑贤父亲孟国栋提供的。

孟淑贤是个运气又好又不好的女孩子。说她运气不好，是她在上济南女中时认识了一个名叫解根柱的省立三中的男孩子，一见钟情，爱上了他。正当她爱得死去活来之际，这男孩子有一天突然出走，不知是什么原因。临行也没向她道过别。她仿佛天塌了一样，哭得死去活来。女中毕业后，不愿在家做富家小姐，瞒着父母潜到大后方。行前扔下一纸短柬，声称要去为抗战尽绵薄之力；真实的目的是漫天下寻找解根柱去。

到了昆明，就像数十万逃到大后方的青年一样，除了从军，别无生路；什么找个职业，简直就是奢谈。

她正惶惶不可终日之际，适逢军委会无线电学校招生，赶紧跑去报考。居然考中了，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一年后毕业，分配到重庆的参谋总部机电处充当一名见习报务员。后来又几次调换职务。

在大后方普遍生存艰难，职业异常难找的情况下，她算是步步登天了。照此看来，运气对她可谓特别垂顾；而从另一方面说，运气对她似乎又特别不屑一投青眼，苦苦寻找的解根柱没有半点踪迹。中国太大了，要找到一个人真是比在大后方找个职业还要难上百倍千倍。她嘲笑自己太傻了，那个薄情郎早就把自己忘了。渐渐地她也就绝望了。此后不可避免地自暴自弃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吉普车与戴传贤座车相撞事件。陪都社会的熏染，加上情场悲剧，也许她已经由一个纯洁的中学生变得世俗化了，懂得了靠自己的美色可以攀附权贵。她当然不会爱上早就迈入暮年的戴传贤，却明白有这位党国大佬作后台，在大后方险恶的社会条件下自己再不会有形单影只之怯，而且说不定会有个令人羡慕的后半生——比如鸠占鹊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她知道现任戴夫人就是前任戴夫人的亲侄女儿，在前任戴夫人尚健在的时候就已经由暗到明地占领了主巢；自己的条件比现任戴夫人岂止高出一筹，为什么不可以扮演黄雀呢？

她与家里早就恢复了书信往来。抗战胜利，通向大后方的道路不再弥漫战火，她父亲孟国栋就异想天开，不远千里跑到重庆告御状。要告的居然是共产党抗战期间在山东如何挤占党国地盘；抗战胜利后如何私自逼降日伪，收缴其装备，壮大其武装力量，以致全省赤化将只在指顾之间；此外还有减租减息，闹得地主和佃客双方都大吃其亏，中饱者唯共军而已。最近盛传不久将大兴土地改革，把十年前江西赤区那一套强盗政策搬到山东来。一时地方大小士绅惶惶不可终日。如此倒行逆施，国将不国，奈苍生何。

知道了戴传贤与女儿有私情，又不可能奢望戴某人明媒正娶，最初孟国栋的情感与自尊心大受冲击，痛苦了几天——自己的女儿乃大家闺秀，做梦也想不到

会堕落为别人外室，实乃孟家的千古不幸与耻辱；痛定思痛，转念一想，这岂不是天赐良机吗，投送无门的诉状正好可以借此捷径直达天听了。

于是通过女儿见到了戴传贤。

千万不要以为他只是个土财主。他除了精于运用“大斗进小斗出”之外，还略识“之乎”，粗通“韬略”，明白怎么样向戴传贤这样的政治大佬进说辞——须将党国之危放在首要位置，将必遭野蛮变革的土地所有制以及抗战以来地租标准屡受大幅削减这种问题放到“次之”位置，方可免被疑为“以售其私”，方可打动对方。

他当然不了解，其实后者对戴传贤同样具有煽惑力。戴传贤原配钮有恒当年在湖州娘家接受的嫁妆六百八十亩水田，在这位钮夫人精明经营下，抗战后期发展到了两千多亩。若任由赤焰乖张，蔓延开来，必祸及江南，湖州焉能幸免！

孟国栋首先以民间人士身份将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抗战期间不断向共产党寻衅，挑起摩擦“证实”成了共产党挤占国家地盘；尔后才以“顺带”口吻提及减租减息与“即将实施”的土改，将财主们的抱怨与忧患扩大成不分贫富俱在赤焰之下惶惶不可终日。

戴传贤对这位年龄与自己相仿的“野岳丈”关于共产党土地改革的叙述、关于山东老百姓不分贫富一律反共的言辞并不敢完全相信，不过听来却十分惬意，原因在于客观上迎合了他的情感与政治意识；至于对共产党不断鲸吞蚕食党国地盘那就深信不疑了。这便导致了其下意识地懒得去分辨什么真伪而全部接受下来了；不仅如此，还凭自己的好恶进一步做了渲染夸大，把山东老百姓对“中央”的盼望描绘成了久旱望雨之忱。

他用这个去对蒋介石进行说项，迎合了蒋介石的两大基本心理：其一，以为自己是民族领袖，全民爱戴的救国英雄；其二，深深厌恶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乃政治强盗行为。如果说他戴某人倾听了野岳丈所述还不敢全部相信的话，那么经他过滤与改写的山东民心，其雄辩性以及真实感就不容蒋介石不深信不疑了。

林园官邸内有侍卫长办公室。安顿好戴笠，俞济时就到这里坐班来了。

约莫一个多小时，蒋介石摁铃召他：是戴传贤告辞了。

俞济时须遵照常规代送客人出大院。

送走戴传贤，他疾步回到办公室。打电话到雀园，命副官赶快去请戴局长来官邸。为什么要特别叮咛“赶快”？他是怕又有哪一位不用预约的大佬光临。当然，一天之内两个以上大佬来官邸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没有。

他的担心看来并非杞忧。刚把电话放下，另一部话机响了。是官邸内线。门

卫向他报告，陈果夫来了。他苦笑了一下，把电话放下，赶快跑步出迎。

陈果夫职务不少，最主要的有两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①。

他恭而敬之地将陈果夫送进蒋介石办公室。退步出来，又急忙向外跑去截戴笠。远远地看见戴笠已经进了大门。他一脸抱歉的笑，伸出双手拉住戴笠，小声说：

“不巧得很，没想到陈果夫鬼头鬼脑来了！”

戴笠一愣，苦笑着端详他说：“看来我时运不济呀！要不，我还是回雀园等候吧？”

俞济时说：“哪能再让雨农兄傻等！别走了，到我办公室吧。我陪雨农兄品茗如何？你知道我那里距校长办公室很近，果老^②一出来，你马上就进去！”

戴笠叹了一口气，“也只好如此了！”

俞济时的办公室不大，约莫十五平方米。正对门的墙壁悬挂蒋介石像；像下是办公桌和高背靠椅；桌上摆着几台电话，分别通往侍从室三大处^③、中央警备旅、陆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部、卫戍司令部等；办公桌斜对面靠墙处是一张长沙发，与一左一右两张单人沙发构成个弧形，半围着一张矮足长条几。整个屋子的设施惟妙惟肖地模仿蒋介石办公室；只不过后者办公桌后墙上悬挂的是孙中山像，屋子的面积也大得多。

俞济时把戴笠安顿在长沙发落座，沏上茶；然后自己才坐到单人沙发上作陪。

“雨农，尝尝这茶，看看味道如何。”

戴笠唔了一声，端起那江西瓷的兰花杯子，啜了一口。做出行家的样子，咂巴嘴唇，点头说：

“好极了！龙井，就是不一样啊！”放下杯子后，又说：“抗战期间，这东西远在敌占区，金贵得很，不容易买到啊；以后好了，要多少有多少！”

俞济时点点头，斜依在沙发靠背上，神往地说：

“还有楼外楼的西湖醋鱼，太湖三白，扬州狮子头，一边吃着喝着，一边听着丝弦……啊，人间天堂，不弹此调久矣乎？”说着不胜感慨系之，唏嘘不已。

戴笠也被感染了。即将回到江南，重温那些熟悉的味道，那步移景换的美妙风光，那令人陶醉的越调；当然还增加了从前做梦都不敢想的绝色佳人胡蝶的朝

① 第三处是抗战期间增设的，主管人事。此时第一处主任是钱大钧——此人一个月后调上海任市长，第二处主任是陈布雷。

② 部下、晚辈、地位低一等的人对陈果夫的尊称。

③ 一处管军事，二处管文案，三处管人事。